



## “金牌”表姐

◎马亚伟

表姐比我大一岁，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一直与我同班。表姐几乎每次都是全班第一名，多年里我未曾超越她，总是第二名。

不曾料到，高三时，表姐因为生病休学半年，未能参加高考；而我则顺利地考上了大学。表姐有股子不服输的倔劲儿，她立下壮志：一定要考上比我更好的学校。本来以表姐的实力，实现这个愿望很轻松。可是，世间的很多事并无道理可循，让人不得不想到“命运”这个词。表姐后来连续两年参加高考，竟然都落榜了，原因很复杂，就不多说了。

落榜后的表姐并没有抱怨命运，她安心在村里务农。她依旧充满那股子不服输的倔劲儿，过日子从来不会输给任何人。她养鸡养鸭、种植大棚蔬菜，挣了不少钱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她盖起了村里第一座三层小楼，第一个把孩子送到城里最好的学校读书。我在城里买房子钱不够，都去她那里借的。

表姐40岁以后，两个孩子都去上大学了，她也清闲了。可她却报了保姆培训班，要去城里给人当保姆。亲戚们听到这个消息，差点惊掉下巴。大家都说，表姐心气儿那么高的人，怎么能做伺候人的事。再说了，家里也不缺钱啊！

可表姐有自己的理由。她说要做的其实是月嫂，主要是伺候产妇和刚出生的孩子。表姐特别喜欢孩子，以前的理想就是当儿科医生，可惜没有能实现，所以决定找个与之有关的工作。

表姐还说，她看到、听到一些关于月嫂、保姆的新闻，有些人素质低，光想着钱，不好好做事，甚至还会虐待孩子。她做月嫂，就要做最好的月嫂。

果然，只用了两年的时间，表姐就成了“金牌”月嫂，城里人争相请她，她脱离了原来的公司，仅靠顾客口口相传做做推荐，工作就快安排不过来了。我原来还不太清楚她的情况，有一次一位朋友说起要请月嫂，我提到我有一位表姐也当月嫂呢，朋友听到表姐的名字，惊喜地说：“这是你表姐啊？能不能帮我去问问？她是金牌月嫂，口碑特别好，很不好请呢！”

我听了这话，一种敬佩感油然而生：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表姐虽然在高考中落下了遗憾，却把人生中其他的事都做到了“金牌”级别。

## “金牌”表姐

◎马亚伟

表姐比我大一岁，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一直与我同班。表姐几乎每次都是全班第一名，多年里我未曾超越她，总是第二名。

不曾料到，高三时，表姐因为生病休学半年，未能参加高考；而我则顺利地考上了大学。表姐有股子不服输的倔劲儿，她立下壮志：一定要考上比我更好的学校。本来以表姐的实力，实现这个愿望很轻松。可是，世间的很多事并无道理可循，让人不得不想到“命运”这个词。表姐后来连续两年参加高考，竟然都落榜了，原因很复杂，就不多说了。

落榜后的表姐并没有抱怨命运，她安心在村里务农。她依旧充满那股子不服输的倔劲儿，过日子从来不会输给任何人。她养鸡养鸭、种植大棚蔬菜，挣了不少钱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她盖起了村里第一座三层小楼，第一个把孩子送到城里最好的学校读书。我在城里买房子钱不够，都去她那里借的。

表姐40岁以后，两个孩子都去上大学了，她也清闲了。可她却报了保姆培训班，要去城里给人当保姆。亲戚们听到这个消息，差点惊掉下巴。大家都说，表姐心气儿那么高的人，怎么能做伺候人的事。再说了，家里也不缺钱啊！

可表姐有自己的理由。她说要做的其实是月嫂，主要是伺候产妇和刚出生的孩子。表姐特别喜欢孩子，以前的理想就是当儿科医生，可惜没有能实现，所以决定找个与之有关的工作。

表姐还说，她看到、听到一些关于月嫂、保姆的新闻，有些人素质低，光想着钱，不好好做事，甚至还会虐待孩子。她做月嫂，就要做最好的月嫂。

果然，只用了两年的时间，表姐就成了“金牌”月嫂，城里人争相请她，她脱离了原来的公司，仅靠顾客口口相传做做推荐，工作就快安排不过来了。我原来还不太清楚她的情况，有一次一位朋友说起要请月嫂，我提到我有一位表姐也当月嫂呢，朋友听到表姐的名字，惊喜地说：“这是你表姐啊？能不能帮我去问问？她是金牌月嫂，口碑特别好，很不好请呢！”

我听了这话，一种敬佩感油然而生：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表姐虽然在高考中落下了遗憾，却把人生中其他的事都做到了“金牌”级别。

## 采桑，不是诗里那样

◎李廷英

十多年前的那个盛夏，我在蝉鸣声中结束了高考。

当我扛着蛇皮口袋回到家，父母正在忙着给蚕喂桑叶。母亲见我回家乐呵呵，说：“下一季多订些蚕种，帮手回来了。”父亲说，先帮忙把这一季喂好。家里的蚕正是“吃老叶”的时候，每天要吃大量的桑叶。父亲还说每天要采紧实的十麻袋桑叶，粗略估计就是几百斤的样子。

早上五点半，我穿好厚厚的劳保服，戴了一顶草帽，手提袋里装了一些吃的。不到六点，我和父亲已经到了桑树地里了。早晨的桑叶特别新鲜，营养丰富，蚕宝宝吃了会很快长大。刚摘去桑叶的叶柄上，白色的汁水还在一滴一滴往下淌哩。

我们不是一片一片采桑叶，而是左右手同时开工从树顶一把一把采下来，家乡人称之为“打桑叶”。一棵刚才还是绿油油的桑树很快只剩下零零落落几片叶子了，每采下一片桑叶，都能听到一声清脆的断裂声。

一把又一把的桑叶被我和父亲装进蛇皮口袋里。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，头发被汗渍打湿贴在额头上，背心的汗水紧紧贴着衣服……耳边传来蚊子“嗡嗡嗡”的叫声，满是灰尘和桑叶汁水的手一巴掌拍过去，蚊子没打着，把自己的脸弄成了大花脸。而蚊子善于进攻，穿了长衣长裤也挡不住它们的偷袭，于是身上这里那里瘙痒难当。

不禁想到一首古诗：“桑树连坡种，人家夹水居。年丰村舍好，稚子

学诗书。”在我老家那边，桑树很多，它给我们普通农民带来很多希望。而生活中另一大盼头便是送孩子上学，听孩子们读书的声音。

书上说：“秦地罗敷女，采桑绿水边。素手青条上，红妆白日鲜。”实际采桑的感觉却是这样的：踮起脚尖拉下高高的桑枝，桑枝从脸庞“刷”地一下滑过，宽大的桑叶背面有无数条毛毛虫，毛毛虫的毛大多都刷在了我的脸上。瞬间满脸刺痛发痒，还没有到家，半边脸已经肿了。

整个假期，我都在忙碌中期待大学生涯的开始。开学那天，我带着家里卖蚕茧积攒下来的钱，踏上新的征程。

那个采桑养蚕的暑假，成为激励我砥砺前行的一股力量；那段经历让我在前行的路上充满了韧性。



## 插秧少年的选择

◎钱永广

在我老家，收割完地里的小麦，接着就要准备耕田插秧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我就会想到我少年时插秧的一段经历。

那时农村还没有机械插秧，插秧自然都是手工，父亲只负责耕田和挑秧，插秧的任务自然落在母亲的肩上。一个假日，我从学校放学回家，看见母亲在地里插秧，见她动作轻盈，挥洒自如，那插进田里横平竖直的秧苗，整齐得像流畅的诗行，我禁不住跃跃欲试，想体验一下插秧的乐趣。

初次赤脚下田，那种体验令人难忘。当双脚踏入水田、脚趾踩进软泥中时，一种透凉的清爽，通过双脚传遍五脏六腑，竟感觉全身变得舒坦起来。那是我第一次插秧，前后仅仅插了歪七扭八几行。母亲见我插得没有章法，还要返工，便让我上了田埂。与其说我是插秧，不如说我是一种好奇。

那时我在学校里根本不想好好读书，还经常旷课外出疯玩。就连老师布置的作业也经常不做，成绩总是全班倒数。眼看到了初二，我的厌学情绪越来越浓，我不想再忍受不断增大的学习压力。回家后我硬着头皮和父亲商量，我是不是可

以不去学校？

本以为父亲会大发雷霆，可出乎我的意料，他的脸上竟是出奇的平静。只听他爽快地说：“不想上学就回家吧，这些天，家里正好缺人插秧。”

那几天，我真的没有去学校。记得第二天天刚亮，我就被父亲吆喝着起了床，和母亲一道去地里插秧。插秧看上去简单，但真正要把秧插好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只见母亲猫着腰，左手拿着一把秧苗，拇指敏捷地把手中的秧苗分出去，递到右手；右手指捏紧秧根，找准位置，向田里轻巧一点，一撮秧苗即被插入水田中，整个动作前前后后不到一秒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去做，可怎么也插不好。见我笨拙的动作，母亲给我讲怎样做到心到手到、开合自如。想不到，插一株秧苗，竟比写一个字还难。一趟插完，上田埂后从头再来，写作业虽然没完没了，但也没有腰酸背痛、满头大汗啊。

我从没有经历过如此劳作和烈日下的暴晒，不到两天，就脸上一阵阵灼痛，手上已经起了血泡，佝偻的身体晚上躺到床上都直不起来。我浑身疼痛，感觉连翻身的力气都没

有，第一次插秧时那种美好的感觉立刻化为乌有。我感觉自己承受不了这种苦，又要下田了，我卷起裤腿，一下瘫坐在田埂上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这时父亲从远处挑着秧过来问我：“累不累？还接着插不？”“爸，我好几天没上学了，老师要找我了。我还是回学校吧。”父母同意后，我当天就赶紧收拾干净，背上书包回了学校。

因为基础不好，我在学习考试中遇到很大困难，有时忍不住向父母诉说，父亲就建议：“既然学习这么难，你考不上重点高中，还是回家来帮我们种田算了。”我想到下田的滋味，立即摇头。说到这，父亲顿了顿接着说：“我们穷人家，不吃这个苦就要吃那个苦。觉得哪个合适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

老师和课本忽然变得亲切起来，每当我觉得快要学不下去时，就会想起那种痛和累，于是马上继续埋首于习题之中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后来我像是帆被鼓足了风那样努力前进，我真考上了重点高中，又进入了重点大学，后来还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如今，我还会常常想到少年时代那一段插秧的经历，想起父亲让我自己作出选择的苦心。